

全華叢書



全
華
鏡
已



淵穎集

金華叢書

退補品開產

淵穎集序

淵穎先生，有元之季年不躋中壽
身未試一官，賡志以歿後之論者罔
弗痛悼，以謂造物忌才自古然也。願
先生以天挺異稟，博極羣書，生平
著述閎深富贍，在元人中屹然實為

大宗惜全集世不多覩無從購求茲
獲先生詩集十二卷亟為槧行以廣
其傳竊嘗論先生之詩地負海涵縱
橫排奐允足方駕揭虞並軌范楊
而漁洋山人論詩絕句則僅稱其歌
行意謂堪與鐵崖追配實則先生

之詩之妙固不盡乎此也惟恃其
逸足往々以馳騁自豪或未免士
衡才多之患要其鴻裁卓識凌
跨一代後有作者莫之能先矣先
生姓吳字立夫集以淵穎名者
蓋從門人之私謚云光緒元年秋

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
於鄂垣之紫藤僊館



原序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修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

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
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
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
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
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
辭邪說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
無所裨益哉翰嘗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
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嘆時人少有知者
以爲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

而深爲有國者惜之今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
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寢不
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歷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
務矣其擬論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
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逮今十有餘
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
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
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
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

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
歲而早卒今之著於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
有宋儒者曰方韶父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
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
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
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
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聞強記與之游者
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
至燕東浮於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

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
不見於用而世之知者鮮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
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烏乎翰
昔受教於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
乎天地之間無愧於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
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
立夫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胡翰謹
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

師道德以爲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用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

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與犧
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
而漆之與彤茲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鑿括
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
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
叙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嘆輿圖之廣生養休息
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天獨
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
千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漾漾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淞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具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

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
進士青田劉基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
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
蜒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
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裏先生吳君
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
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
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